

期 限 表

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电子工业系统文学作品选

金 丝 细 雨 飞 虹

神剑文学艺术学会
电子分会文学部 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321509~~
324512

金 丝 细 雨 飞 虹

神剑文学艺术学会 编
电子分会文学部

※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万寿路)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625 字数: 389.7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精) 2000册 定价: (精) 3.35元
(平) 8000册 (平) 2.55元

统一书号: 10290·110

序

张 炯

《金丝细雨飞虹》一书是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电子分会编选的业余文学创作集。编者嘱我写篇序言。我因忝为该会的顾问之一，无可推托，只好勉力为之。实际上，为这样一本创作集写序，我也是很高兴的。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短短八年间，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超过建国初的十七年。在文学园地迎来春天的万紫千红中，广大的业余作者，更是一支辛勤耕耘的巨大力量。他们的作品在文坛上占有很大比例，成为十分重要的创作力量的光荣标志。正由于各条战线的业余作者，把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把他们人生战斗的经验和涌现心头的种种崇高感情，都凝结起来，予以艺术的表现，我们的文学才能够如此丰富多采地反映祖国伟大时代的广阔风貌。电子工业战线正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战线之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电子工业成为席卷全世界的“第三次浪潮”的最引人注目的部门，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可轻估的力量。因而，活跃在这条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他们的顽强而又默默的辛勤劳动，他们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智慧的渴求与探索，他们那平凡而又光辉的战斗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受到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关注，是十分自然的。当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太空传来清晰的《东方红》乐曲，当屏幕上显现出洲际火箭怎样准确溅落在太平洋的预定海域，当“银河”巨型计算机试制成功……，人们在深深的激动中都会想起电子工业战线的同志们的出色的贡献。可惜，我们的文学，比较起来对这条战线的描写太少了。不能不令人感到这是文学当代性方面的一种缺陷。

现在，这本书的出版，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弥补了这种缺陷。但至少可以说是为弥补这种缺陷，作出了十分可喜的也是有益的努力。这是本内容丰富的书，也是艺术形式相当多采的书。它的作者上自部长，下到工人、技术人员，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写自己最熟悉也最受感动的生活和人物，记录下自己值得珍贵的思想和情感。既有诗歌，也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中还有旧体诗词和新诗，既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记事散文中，既有老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也有新作者写的文艺通讯。甚至还有属于儿童文学领域的科学童话。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红军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怎样创立革命的第一部电台；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子工业怎样从无到有，怎样在艰难的基础上起飞；还可以看到电子工业战线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怎样为中华的腾飞，脚踏实地，茹苦含辛，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青春和生命。尽管这些作品中有的还难求艺术的精美，但读后仍然使我们感到可贵。因为它们毕竟为读者揭开了通常不很熟悉的生活的新的—角，而且笔者多半燃烧着一种热爱自己的生活和歌唱自己的生活激情，让人不自禁地受到感染。大抵上，他们所歌颂的正

是应该歌颂的，他们所鞭挞的也正是应该鞭挞的。当然，对于文学创作，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是无止境的。就业余的作者来说，首先是要有写作的热情和勇气。他们迈出第一步后，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而且定会在艺术上一步比一步攀得更高。收在本集的特写、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应该说成就不一。有写的相当好的，也有缺乏深一步的剪裁和加工的作品。我相信，它们的作者将来一定会写得更好。重要的是，应该把自己的作品入选看作是从0开始的起点。

高尔基曾说：“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因此，关于它所包括的现实究竟广阔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他指出，“旧时的伟大语言巨匠们的观察范围非常有限，这个（指俄国）富有各种各样的人的素材的广大国家的生活，并没有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在古典作家的作品里”。（《高尔基论文学》第91页）而鲁迅则教导青年作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鲁迅全集·二心集》第293页）这两位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大师所提出来的“广”和“深”的要求，今天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努力做到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典型概括在艺术创造中就非常必要。业余作者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是好的。但应该力求更加开阔自己的生活视野，以求得从广阔的生活现象的观察、比较中，洞悉事物的本质，从个别把握一般，使笔底的艺术形象获得生活和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业余作者对于这方面的努力，至少跟对文学语言的把握是同等重要的。

在我国文学中，业余作者是一支真正的大军，是文学创作领域最雄厚的力量。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作为群众性的文学团

体，在开展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提高业余作者的思想艺术水平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是应该得到人们赞赏和支持的。电子分会编选的这本集子，也正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成果、一个组成部分。编者以张爱萍同志的诗句“金丝细雨飞虹”作为书名，是很恰当的。张爱萍同志的旧体诗词久见工力，并且他又以一位将军而大力支持文学事业、关心文学事业而闻名。他收在这本集子的四首诗词，虽属个人抒怀之作，却有力地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壮志豪情，无不跟我国科技最新成就、包括电子工业的最新发展有关。这些诗词以及江泽民、王诤、刘寅等同志的诗文，实在为本书增色不少。

我希望，作为一个起点，通过这本集子的出版，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电子分会能够更好地鼓励和组织群众性的业余文学创作，更期望从大量业余作者的笔下产生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更深刻也更广阔地为读者描绘出电子工业战线的伟大成就，塑造出具有现代思想风貌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的群象来。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目 次

序 (张 炯)

张爱萍同志词四首

江泽民同志词一首

忆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关怀……………王 诤 1

红军电台的诞生

——忆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片断……………刘 寅 17

他在倾听电子世界脉搏的跳动……………正 颂 29

儿时的回忆

——记聂荣臻元帅……………刘素琴 34

飞腾吧，和地球齐步——走！……………陇 言 38

动力（外一篇）……………韩少华 杨广斌 51

为了孩子……………67

我的邻居……………山 家 74

在九平方米的斗室中……………棣 华 93

足迹……………张运秀 105

啊，那三十九天……………柴增旺 115

清晨……………晓 耕 125

喇叭声声·····	刘景华	130
右眼的跳动·····	金凤翔	137
一张招工单·····	周泰铭	150
评价·····	周 玲	171
粉红色的衬衫·····	周长江	183
饥饿·····	崔光耀	195
根鸭棚闲话·····	山 泉	205
写小说的儿子和当厂长的爸爸·····	冰 凌	233
五十年代工厂生活剪影·····	云 野	245
“施工之家”·····		245
友谊林·····		254
小仓库·····		257
四个轴承·····		260
四喜临门·····		263
绕圈厂长·····	郑世隆	266
蓝天的遐想·····	赵凤山	339
溱沔河的涛声（外一篇）·····	赵 越	344
桥·····		349
谁持彩笔绘宏图（外一篇）·····	言 行	352
九华姑娘·····		359
归·····	王德友	365
麦花瓶（外一篇）·····	施鹤发	369
牛·····		373
耕者·····	赵晓谷	377

刘寅同志诗四首.....	382
汪普庆同志诗三首.....	386
紧搂布袋想彭总.....	雪 霆 391
卫星地面站（外四首）.....	映 春 394
碟形天线	395
飞吧，鸿雁	395
彩色的河	396
深山小站	397
花间小集.....	李启云 398
描图员之歌.....	杨 洁 408
北京的街道（外三首）.....	顾顺章 410
测试台前抒怀.....	411
装架工	412
谁	413
潜.....	陈安志 414
散文诗两组.....	晓 谷 415
电视魔术师的秘密.....	武继彦 423

忆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 电子工业的关怀

王 诤

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我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我国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

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一九三〇年除夕，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缴，不得损坏。在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就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确实是极其简陋的：树荫作课

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政治上坚定，技术上也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含有线、无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红军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在生活上，我们同样战胜了种种困难。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着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一个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又处处照顾我们。红军本来是没有夜餐制度的，总部却规定我们电台值班人员可以吃夜餐。红军中从总政委、总司令到每个战士，都是靠从每日五分钱的菜金中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作零花钱，总部却给我们几个人每月几十块银元的技术津贴。后来，我们联名要求取消津贴，总部嘉许了我们的精神，但只酌减了津贴的钱数，津贴制度仍保留着。在接连不断的反“围

剿”战斗中，营、团干部都取消了骑马，而我们电台却仍然配备了马。朱总司令还把同志们送给他的、根据地极为难得的香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抽。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对我们政治上十分关怀爱护，着重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上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我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象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在菜油灯下，可以看见朱总司令的面容是那样慈祥，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洞察未来的眼睛向我们投射出殷切期待的目光。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

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敌军的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的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失败之后，贼心不死，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五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在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便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来，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着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五月十五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麻木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就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十六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我们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一线和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

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六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一百瓦的电台，一九三一年秋天，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一九三一年末，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毛委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同时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我代表通信部门，被大会授予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江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直到一九四〇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才又能亲聆

教诲。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边区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时，日寇对我们不断“扫荡”，国民党又对我们搞反共“摩擦”，在经济上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朱德总司令带头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我们看到，朱总司令总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参加垦荒、种菜、纺线等劳动。在百忙中，他还常常关切地询问我们军委三局的同志们参加大生产的情况。

三局通信材料厂利用自己的车床设备，在完成通信器材生产计划的同时，争取为大生产运动多作贡献。同志们边实践边摸索，做出了一种简便的纺车。朱总司令知道了很高兴，说：

“搞的不错呀！也给我做一部好吗？”同志们很快赶制了三部，一部送给了毛主席，一部送给了朱总司令，一部送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不在延安）。当我们把自制的纺车送给朱总司令的时候，朱总司令笑盈盈地收了下来，边抚摸着纺车边说：“大生产重要啊，搞好了，穿的、吃的、用的就都有了。”他还赞许我们说：“你们做得对！就是要这样：既搞好通信，又搞好生产。眼前大生产是全局。不搞好大生产，通信也不一定搞得很好。”

朱总司令说得多么中肯啊！是的，我们做技术工作的同志，很容易只埋头于自己的业务，而不太注意全局。我在以后长期的技术业务工作中，每当处理局部和全局的矛盾时，想起朱总司令当年的教诲，就心明眼亮起来。

朱总司令全局在胸，但又把每个局部放在应有的地位。他对我们三局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他为克服

通信材料供应困难所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在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为了掩护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吉普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卡车。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里，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单靠从国民党统治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他看到了工人们利用铜币压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都赞不绝口。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一九四二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但要冲砂钢片，需要冲模，要制造冲模，却找不到这种钢材，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铁路上的钢轨。朱总司令为发展通信事业，这样无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当钢轨抬到工厂里来的时候，有的同志禁不住涌出激动的泪花。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通无线电话。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